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堯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

為軍諮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

留人也 良曰同善註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善曰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貴女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

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

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曰淺旋即離絕矣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

由有改趣向者意五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

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徒

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

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

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善曰漢書曰上立

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

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

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

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

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

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

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

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貫赫為布中

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

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

赫家發兵反 銑曰同善註

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

肉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

淮陰捐舊之恨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

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抑遏劉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

馥相厚益隆寧放善曰魏志

朱浮顯露之奏善曰魏志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濟曰過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
 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
 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
 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
 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無匿張勝貸故之變
 乎奏謂進言於天子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而加恩貸也貸
 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縮之臣也同前段
 善註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縮
 前意縮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
 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匪有陰構賁赫之
 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告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豐
 也向曰言非與盧縮英布同事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
 佞人所構會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翰曰
 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諂佞之人夫似是之言
 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古亂反善曰戰國策曰曾參
 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
 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濟曰
 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
 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五臣本無大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五臣作發憤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濟
 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昔蘇秦說韓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疆韓之名

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註曰

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

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

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辨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

辟計反善曰楚辭曰竊悲曰緒業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

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也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

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忿恨謂恨之臣也

敵國之不能復遠度

大孤心近慮事勢濟曰孤未滅也各孤心近慮事勢

公之遂齋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

良曰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加劉備相扇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

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孤以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

文選四卷

四

善本**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翰曰漢朝喪亂今幸將**蕩**五臣本**平天下懷集異類**

善曰家語註曰異類夷狄也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離也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本藏禍心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

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

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

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

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乃使仁君翻然自

絕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以是忿忿懷慙友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

小事謂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以明雅

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向曰抱此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銑曰江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翰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陵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五臣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飢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棄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冀望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不復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哉良曰我思計權

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君之負累力豈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

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怠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怠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

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
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往年在

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九江貴欲觀

湖五臣本灤士交反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善曰魏志曰建

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

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

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

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

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

切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灤

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

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

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善曰左

氏傳楚

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翰曰是時江西戶

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

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

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善曰金匱曰明

避危於無形向曰達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善曰漢書伍被謂

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

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

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

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
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
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
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

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穆生謝病以免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註

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日可逝矣上意怠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

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

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五臣本無也

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若恃水戰**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向曰

順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銑曰

戰之**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情巧

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

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以木鬣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

豹而歸翰曰伐吳同善註銑曰韓信同善

註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

恃也廣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

也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似為威脅

重敵人之心善本無之心二字善曰重威重

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

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

敵人謂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

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

盡適以增驕善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

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後適以

增驕不足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古

相動也謀之效學昔淮南信左吳之策善本隗圖謀也蹠納王

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

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蹠

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蹠亡歸天水招聚其眾

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蹠將王元說蹠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東封

函谷此萬世一時也蹠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

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

無應徵云漁陽大郡兵為衆多柰何為人所奏

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

止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銑曰同善註

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

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

意焉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

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

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

大郡大將軍事遂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

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

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曰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 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五臣本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與兵甲也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善本作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不五臣無不肯為

此也善曰姦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銑曰忽迷姦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

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若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

與五臣本從事取其後善善曰史記曰王温舒徒諸名禍猾吏與從

事廣雅曰從行也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

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

憐子布但擒劉備是二也此聞荆楊諸將並得

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

距命不承執事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

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

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

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

不承吳執事之故也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

云云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

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憂人然道路既遠

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

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君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是

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

仁君及孤虚心廻意

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蠆行成晉人殺

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

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虚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 是

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善注

濟曰詩云衮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

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 濯鱗清流飛翼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

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

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

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

塗路雖局官

守有限

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 濟曰願言謂相

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 **足下所理**善作 **僻左書問致簡益**

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 **每念**

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

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由 **翰** **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五臣本作博奕 **善曰藝經曰碁**

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

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中角拂碁子

也 **向曰彈碁博**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銑曰娛

箏謂箏聲清也 **所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善曰儀

士旅食于門鄭玄註曰旅衆也 **士衆謂未** **浮其**

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濟曰旅衆也**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 **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 **輿輪**

沒也 **徐動參**五臣本 **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

嚴懼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也 **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

曰樂未畢哀又繼之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

及樂則哀故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齊曰我相顧

常如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 **今果分**

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

各向曰每一念其死生每之事何時與質言之一念至何時可言之方

今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

夏至則景風至銑曰仲夏五月天氣和暖衆

果且繁時駕五臣本而五臣本游北遵河曲濟

時駕車馬而為無駕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

後車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矣 良曰

太子故文學附乘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後車以從前也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翰曰時

我心相思異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雖是而友朋非舊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

自愛不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向曰騎使

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

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濟同善註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日行

復鐵曰行謂四時運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况乃過古之思何可支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况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

為過雖書疏往返五臣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

之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瑒昔日

游處昌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更相失日向

輿車騎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五臣無善

曰揚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謂百

年已紀分去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

何圖五臣數年之間零落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

死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

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

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

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

負小瑕少能以美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斬

切善本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
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銑曰許由

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
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字
著中論

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

為不朽矣 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
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

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
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濟曰同善註言

此子之文 德璉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善曰論
為不朽也 語子曰

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 良曰德璉應
其才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翰曰言場不
遂志而死矣

良實 問者 五臣本 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 粉淚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收
淚 向曰問時也痛死者

逝去行復自念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銑曰
於已終當於此

陳林字也 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其五言詩之
章書也

善者妙絕時人 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
逮也 濟曰道盡也言未盡美

矣妙絕時人謂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良曰
過於時人也

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 仲宣獨 善本
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 作續 自善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 善曰言仲宣最少績彼衆賢自善於
辭賦也續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音代善曰呂

氏春秋日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

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爾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

人莫及也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

逮及也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

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恐五臣本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善曰論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

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

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翰曰謂為太子也時有所慮至乃善本通夜不瞑

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善本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

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

辭耳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武年與光武齊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

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濟動

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少壯真

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善本

燭夜遊良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莊子北海若

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翰

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

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丕白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

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

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

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銑

魏文帝五臣本無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善同濟註

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晉之垂

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五臣作無也 向曰

之寶也 魏遠言秦漢已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

願不果飢渴未副善曰許慎淮南子註曰果成

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

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

此情也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抃卡會 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濟

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善曰未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時從容喻鄙旨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

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善曰周稱謂錄書也 翰曰言錄乃不輕鄴

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善曰錄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

內傷 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銑曰

匣以盛玦者跪坐以開發其

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羲氏之易

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暗鄙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

實既去有秦昭章臺之觀去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嘉賦益腆湯敢不欽承銑曰既賜腆厚欽敬也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

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善曰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翰曰

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

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向曰海隅東平藻文

也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曰德璉南頓

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

帝都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地傷斷以藥傳而

塗之後蛇於大江中街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良曰吾王珠寶也 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

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翰曰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

垂於八方遍掩而取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許言切善 絕跡一舉千里也善無也善曰本作軒 韓詩外傳蓋胥曰

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銑曰以孔璋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

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有謂能五臣本無能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善者字

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 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

書與陳琳朝譏其文琳反以為論 夫鍾期不失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

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

聽于今稱之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

善本作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聽必不失至今稱

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世人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

善本有者應時

改定

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

嘗善本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古

若人辭不為也

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

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稱君也言不為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惡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後代誰

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

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善本作見也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

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

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

善

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善曰為劉季

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

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斷

牛馬水擊鴻鴈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

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

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

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可得論其文章也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而好詆禮訶呼文章倚綺居摛石利病善曰摛虞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訶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銑曰逮及也倚偏

摛拾利善病惡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些

言偏拾人善惡紫

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

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

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

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

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

杜忠臣之口齊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

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

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

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

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

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彙音

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翰曰劉

無歎季緒詆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

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

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

人各有好尚蘭芷

侍

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善曰喻人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

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

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

無其五臣本

樂而墨程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顯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曰咸池六莖黃帝顯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

類於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矣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未易輕棄也

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

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

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

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

詞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

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彰

五臣作章

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

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

刻壯夫不爲也

吾雖薄德

善本作德薄

位爲蕃侯猶

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

善曰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 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

朽也 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勲績皆功

也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

是吾道則無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向曰庶衆也植將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

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銑曰

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也 非要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翰曰要

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

恩惠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

植白云惠子惠施 曹字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質山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

反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 雖謙坐 向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善本飲彌日向曰彌終也其於別遠會稀五臣作希猶不

盡其勞積也若夫五臣作使人觴酌陵波於前簫笳

五臣本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聲善本

虎視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

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濟曰言

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謂蕭曹不

足儔五臣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曹參文吏也衛青

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左顧右盼謂若無

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躍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翰曰喻有文武之道

不見用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

快意此植自託也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

向曰雲夢澤名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善曰莊子淳芒謂

死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

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銑

銑

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厄酒盃也言然日不我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與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濟曰日不我

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闊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

參為晉星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

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闊也**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折

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

作良又無緣四字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暘谷次於濛汜又曰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良曰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使不去閉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反側**

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訊

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善曰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毛

詩曰言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銑曰訊問也擘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曠遠也復清美也

面謂若相見也

面謂若相見也

面謂若相見也

面謂若相見也

面謂若相見也

面謂若相見也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善曰

謂朝歌也 良曰還所可令意許事小史善本

諷而誦之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

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夫五臣本文章之難

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

向曰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

氏而無貴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

寧得珍貴乎品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

和氏之璧 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

之則不以為珍貴文亦如 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墨翟不好妓

善本從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

善本無值墨氏善本作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

足下正值此懸想亦助我張又聞足下在彼自

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有之矣未有不

求而自得者善本也善曰法言曰學者

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良曰

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

善而自得善者言吳

且改轍易五臣作而行非良樂

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

總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吉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習者不變俗而勤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

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

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

質勉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之也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散墨程自不好伎何謂過

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懸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程之好伎置和

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

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

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力地

移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善曰法言曰觀

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也避也况
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良日避也小而
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自旋之初伏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誠以身賤大

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光毛善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

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

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

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

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

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

能自舉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

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

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

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猗頓古之巨

富人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臣本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

臨曲池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

言之也伏憑也檻檻鉤欄也言既威儀虧替言

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言

辭漏渫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意樂不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五臣本穎之

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
善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善註及到楚遂為辯勇
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

馮諼爰三窟之效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驩乃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無所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

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屢獲信陵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贏贏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

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
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
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
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
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而惰 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惰邑憂貌 若追

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無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 去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濟曰究盡也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

人質自謂也 庶幾近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

君天也 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

坐於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善曰仲父仲尼也老

氏老子也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 對清酤

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

良曰清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 使西

施出帷幙 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

保也 善曰越絕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

今嫫母勃屑而日待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

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

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

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若乃近者之觀實蕩

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鄙心質自謂秦箏發徽

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

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

謂舞者十六人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善本作為右善曰舞賦曰燿華屋而煒洞房周

禮曰靈鼓靈鼗也濟曰填簫樂器也激亦動

也靈鼓也耳嘈嘈於作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

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謂可比懾肅慎使貢

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

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

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

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

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

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

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

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還治諷采所

於國家也攝震懼也楛矢箭也

著觀省思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

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也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

之文觀省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

英美也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

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銑曰同善註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段賦桑扈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報

才以承君命 然汗下 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

慙曰報 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報

然謂慙恥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

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 之有乎 善曰毛詩曰三事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

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丈三事大夫皆為諷誦

何但小史而已 善本 植書文可 重惠苦言訓以政

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者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

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 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善曰淮南子曰

勝毋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

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 銑曰墨子

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 雖無德以

與下人用歌且舞言 儒墨不同固 五臣本 以久

人歌樂也式用也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矣 非樂不同亦以久也 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善曰左氏傳伍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

縣小不足為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 善曰司馬法

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

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

以效其力哉 何曰此豐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

其力也 **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五臣本也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 濟曰致後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

形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詞 銑曰恤也 **吳**

質白

與蒲公琰書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蒲龍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

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璉白 其魚 **昨者不遺猥見** 何 **照臨** 向曰言炳 **雖昔**

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

息曰今璉為不道保於逆旅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

幸頑才見何誠知已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據自謂也言炳見我

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五臣本躍

情有無量音亮嘉炳相過也是以奔聘御僕五臣本作僕御

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宣陽晝喻

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

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揚鱈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

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

謂揚鱈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

詹何楚人也以獨璽為綸芒針為釣荆棘為竿

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

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

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揚倩曰

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

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德之士懷其術

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

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

未詳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

昔人揚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

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

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

使其故使鮮魚出自善本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

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騰爵鄭玄曰今文騰多作騰銑曰俎几也言

文選卷之七

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註
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
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
濟曰牙伯
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徽調也
當此之時仲孺不
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
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善曰漢書曰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
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毋廼令後問出去
良
曰同善註同產謂姊也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善曰漢書曰諸博士
共持酒肉勞王式江

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
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
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
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
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
追惟耿介

迄于明發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
明發不寐
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

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
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適欲遣書會承

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
銑曰會遇也來
命謂炳有使來

也
濟曰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
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
野
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
高樹翳朝

雲文禽蔽綠水

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

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善曰淮南子曰

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

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

大澤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

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

事務須自經營

善曰何休公羊傳註曰適遇也

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

善曰邑邑不樂也

銑曰不得往侍坐因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貌也

因

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

因 閣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善同良註

良曰詩太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闈閣有女如荼闈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

之意風人則詩人也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

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

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

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

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薄援助者不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

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善曰栢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

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

朝貴復如鳥之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

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銑曰塊然獨居貌汲黯樂

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

其事知汲有所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蔀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

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

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同善註

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

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向曰矜自

言才劣仲舒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言家貧於孟公無此樂

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清談亂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宰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齊曰机

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天皮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勢然也翰曰逝謂死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數豈有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恨哉聊與大

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良曰磧石也

處涼臺而有鬱蒸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

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慘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

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

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翰曰憇息也 向曰雲

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

不能過 於今日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

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

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

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

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

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

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 良曰祈明勸教之術非致

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 知恤下民 善本

躬自暴露拜 善本 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

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

身立於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

之解 陽盱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

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 善曰說苑曰湯之時

足鼎而祝山川 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

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

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 今者

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 善

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鄰音鄰 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

否之應甚於影響杲可以為不然也 善曰左氏

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

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 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起予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 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

意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

其人欲之耳 銑曰間近也 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風伯掃涂 善本 雨師灑道 善曰韓子師曠曰黃

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掃灑道路者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善曰

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 接武茅

茨涼過 去 大夏 五臣本作厦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

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

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翰曰武

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扶

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扶

五臣本作膚 寸肴脩味踰方丈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

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

丈日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 銑曰厚四指曰

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

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苑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猶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善曰楚

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

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

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

使之還却也 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

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 弋下高雲之鳥

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 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 餘讚善便嫗 緣一稱妙何

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

無以過也 善曰論語子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日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

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

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

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

遁游也韶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

之處臺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善曰漢書曰相生

名也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欲借其書班嗣報

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 來還京都

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來還京都

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囹圄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近市秋隘黜塵不可居

齊曰濱近也思樂汶上每善本發於

五臣本

寤寐

善同銑注

銑曰臻思隱逸不離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臻思此樂也汶水名言渡此水不住也

昔伊尹輟耕郟 質 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

人於塗炭

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到惲字君章

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

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

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

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向曰同善註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出其難也 而吾方欲

秉耒耜於山陽沈鈞五臣本 緡是於丹水知其

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筦谷丹水所

出筦音管 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然山父

不貪天地五臣本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

釋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

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

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前者邑人念弟無

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州郡崇禮師官善

已良曰鄉邑之人欲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

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

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

清遲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

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

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

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且宦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

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

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

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

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

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

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

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

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向曰金日磾張張

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

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

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之難也

四二

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幸賴先

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施於負擔銑

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追蹤夫人畜雞種黍善曰

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良日子路從夫子之後遇夫人以杖荷篠于路問日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

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潛精言追蹤此夫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

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濟

曰精思也墳籍為典墳也無成善本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記曰大

人不倡游言鄭玄曰游浮也不可謂之言郊牧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

之田宜以為意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向曰郭外曰郊郊外曰

野謂負郭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之田也

吾將老焉菟音塗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杜二生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曰爾雅曰夏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善曰爾雅曰夏

劉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慎夏自愛曰

慎夏熱之氣璩報善本以自保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五

文選四卷

四十八



